

蒲圻賀良樸纂著

五洲三十年戰史

亥乙 戌甲

五洲三年戰史

蒲圻賀良樸書

江苏工业学院圖書館藏書

亥乙 戌甲

光緒二十九年二月初五日出版
光緒二十九年二月初十日發行

五洲三十年戰史

定價壹元貳角

著者

賀良

校字

門人 門人

孫多 劉國 姪尹

樸英鼎光東

印刷所

作新社印刷局

總發行所

開明書店

販賣所

古香閣

全

文 明 社

上海四馬路巡捕房西首

上海四馬路巡捕房東首

上海四馬路惠福里

五洲三十年戰史卷二

蒲圻賀良樸履之纂著

大清同治十三年甲戌

西歷一千八百七十三年至七十四年

意大利議分
水師

意大利國水師兵部。咨商議院。分水師爲二大宗。曰人曰器。其畧曰。兵爲危道。貴得其人。應開肄院。召生徒。以數術爲之基。格致爲之本。學業有成。而後隨其性之所近。責以專精。或演習槍礮以利進攻。或考求測量以資駕馭。暇時則出洋訓練。以備不虞。且物極必反。因時制宜。爲政之要也。當三十年前。兵船出入洋海。皆用風帆。今易帆而輪矣。其製以尅爲用。水火是資。雖日用行煤。所費甚鉅。而風無順逆。程兼曉夜。往來便捷。萬里猶戶

水雷新法

庭也。習操舟者。機器煤爐。固司一船之命。而舵之爲用。尤須講求。如舵移一度。船之速率幾何。週徑幾何。再移一度。較前相去又幾何。可以得其概矣。他如敵以錐船相觸。應如何避其鋒。我以錐攻敵船。應如何制其命。今之船礮。重至五十噸。彈至一千磅。其轉移必以機器。習練之方。亦多奧窔。知之不易。精之更難。至舊製帆船。宜轉售諸商。以助改造輪船之費。變無用爲有用。法至良也。至安置水雷。亦多新法。近有懷得哈特者。創製新奇。能行海底三百丈。十寸之甲。失其堅。十丈之錐。失其利。英人謂其製雖精。恐資敵用。欺誑之談。不足信也。復有名抹忒依者。創水雷船之製。其寬廣如小輪舟。每半時行十七八海里。行駛如飛。腋披鐵甲。敵船以高視下。反爲所乘。勢必轟裂。況鐵甲船值一千四百萬佛郎。水雷船值五十萬佛郎。

即使兩敗俱傷。亦操勝算。

英上院議員樂塞勒詢諸外部曰。歐洲五大國。英居其一。出納之喉。貴部司馬。布奧俄法文告往還。亦政令之要典也。其無關機密而可宣布者。祈刊刻成書。以示中外。更有請者。嗣後鄰國遇有兵釁。我英或置之不問。或助之以兵。亦宜預告同僚。參決得失。不宜默默而已也。當五年前。法人欲得來因河以西之地。而搆隙鄰邦。德欲召號羣侯。境內合爲一國。有識者皆卜軍事之將興。而英之執政。皆粉飾太平。諱言兵事。不旋踵而法都爲墟。兵敗王虜矣。刻聞德將軍毛特克之言。新拓法疆數郡。取之甚易。守之甚難。以五月取之。以五十年守之。而後邊防可固。民心可歸。風俗可化也。而法國介胄之士。自上將以至兵丁。皆深以失地可羞。人不忘戰。恐承平

法報毀德

之局。未易言也。外部德爾秘曰。公言甚善。此事難知。恐一旦刊布。報館爭傳。軍國重情。或多誤會。致啓與國之嫌。試畧宣其要可耳。至承平之券。我未能操。子不觀夫海乎。風浪相激之端。恒無定也。法人志在復地。德人志在守邊。兩國皆存金注之思。未敢輕舉。卽生兵事。尙有歲年。且我英惟恪守公法。或力爲解紛。此外非所能知也。

法都由尼威爾新報。黨於教人。詆毀德國。德相畢士麻克諭駐法使臣安尼謀轉告法外部曰。法之成律。報館皆隸於官。凡境內之政。如妄肆譏彈。例卽禁止。何以雌黃鄰國。置若罔聞。況教爲德敵。而法之報館助之。執政聽之。殊非睦鄰之道。

法議員詢於外部得卡士曰。聞我國以意吞羅馬。弱教王。欲與爲難。有諸。

俄人謀并蝦
夷全島

日斯巴首領
遜位

曰無之意法鄰也。修好不遑。何有於怨。且我法之翊贊教王。恐萬國貶損其權耳。土地非所知也。諸君幸勿輕言。恐傳聞失實。致啓猜嫌。

俄皇令本國各格致館。詳考東亞西亞天時地利之事。格致館考出北蝦夷島。與中國通商之便。知北蝦夷島煤礦甚多。已有商會開礦得利。此島南屬於日本。北屬於俄。俄人於是有侵吞全島之意。

日斯巴尼亞開議院。首領喀士特拉兒謂羣臣曰。我國惟喀場濟訥亂民。與北境湯高祿餘黨。同謀不軌。互爲聲援。其增兵往討之。至奴僕黑人。不憚誥誡。以振興文教。宜多設學校。奠定國統。取信隣邦。而免輕忽。前放院時。諸賢以軍國之重。畀予一人。躬際時艱。夙夜祇懼。一切措施。未知有當萬一否。廷臣是之者百人。拂之者百二十人。首領拂衣而起。薩墨倫遂謀

塞蘭那爲首
領

竊位。京營將軍帕非亞帥師逐之。越日。首領遜位。進塞蘭那爲各部長。日斯巴尼亞內部傳檄各郡。秉公重舉議員。且盛稱卡首領才德優長。而議員拂之。故罷院。

日斯巴尼亞前首領喀士特拉兒。函告各部曰。內亂未平。幾生邊隙。苟非忍辱負重。恐禍患之來。尙未已也。議員意氣自矜。訾謗其上。固屬非是。而以兵逐之。亦傷國體。罷院之舉。兩失之矣。

日斯巴新立
部曹

日斯巴尼亞新立各部曹。傳諭各郡曰。一切措施。悉如一千八百三十八年。遜依后。六十九年立民政時。刻境內謠傳。執政議迎立后子。皆僞託之辭。自前王遜位迄今。民政相仍。原未改也。至治國之道。愛民爲本。議員之集。可暫緩其期。俟內亂削平之一年後。再議舉行。刻義勇既經裁撤。宜收

拍的耳援亞
齊

其軍器以杜亂萌。百姓之私立社會者。亦應禁止。

荷蘭攻破亞齊都外郭。亞軍死傷無算。荷人死事八人。傷七十八人。亞屬拍的耳藩王帥兵千五百人入援。荷人即分兵往圍拍的耳城。以懼之。荷蘭將軍復以書勸降。亞王碎其書而火之。使亦被誅。

教人助紅苗

美西南境迭克薩斯紅苗。戕游牧三十二人。墨西哥亦有紅苗之亂。或謂教人實主之。

荷攻拍的耳

荷蘭伐亞齊之師。分攻拍的耳城。墮其礮臺。焚其村鎮。水師兵船於西正月。凱還島上。

按荷人如取亞齊之地。則檳榔嶼胡椒之利。不歸於英而荷人得享其利矣。

荷攻亞都

荷軍進逼亞都克拉屯城。攻之急。王議出降。百姓殊死戰。登陴拒宋。

日斯巴尼亞境內哇拉得力特城。薩拉格沙城百姓。以議員被逐爲名。舉兵反。遣將討平之。

日斯巴尼亞圍攻喀場濟訥城。墮其外郭。日水師提督羅波復駕巨艇出口巡洋。

德英助葡

西正月初二日。葡萄牙國開議院。以日斯巴尼亞叛亂頻仍。轉掠邊郡。恐殃及於葡。宜陳兵備。德英皆以軍械助之。葡遣使謝。

亞非里加摩洛哥國嗣君新立。人望未歸。大酋愛爾卡比耳勒兵反。官軍討禽之。獻俘於廟。

荷蘭軍以臣礮十二尊。田雞礮四尊。攻亞齊克拉屯都城。焚回回教堂。內

日斯巴平喀
場濟訥

城有鐵甲礮臺。急未能下。

日斯巴尼亞主分裂之議者。於西正月初七日。倡亂於巴希羅城。

法拘日斯巴
亂民兵船

喀場濟訥亂民之魁。於十一日。駕奴門西亞鐵甲船遁去。餘衆悉降。亂民之們得次奴勒次暨答羅鐵甲船。於是夜謀遁去。答羅爲巡船所獲。計人五百名。有名披得士者。係亂民頭目。奴門西亞船於十三日駛至亞非里加北岸。法屬亞累西野之阿蘭埔頭。乞法人爲之庇。亞境督臣派兵一千二百人。禁其登岸。越日。有法員率水手數人登其船。盡取機器之關鍵以去。恐其遠颺謀再遁也。日斯巴尼亞卡門兵船。亦踪迹至。索船於法。法人已奉執政之令。軍械歸諸庫。人丁繫諸台。兵船改建法國旌旗。據爲已有矣。們得次奴勒次亦逃至亞勒西野。法人禁其登岸。亦不歸諸日人。

日斯巴尼亞攻克喀場濟訥之官軍。檄調北境阿倫西亞。會勦湯高祿餘黨。

湯高祿餘黨。復攻彼爾卑亞城。湯高祿復親帥衆二萬五千人。以逆日斯巴尼亞將軍摩訶訥斯。

英軍逼喀馬西

英軍進攻亞珊的。自海岸至拍拉河。造坦路長八十英里。限西十二月二十八日告成。每七里十二里之間。堅築營壘。以防敵軍。刻英師行步爲營。循途緩進。日十餘里。以十三日會師於河上。十五日浮梁成。麾兵西渡。進逼喀馬西。其地寒暑不時。客軍多病。前軍三百人。惟二弁四軍人無恙。英人自河上進兵。時計白人一千五百名。西印度黑人二百名。火軍四千名。隨營藥彈三百二十四枚。并自英運電線一船。擬設於金岸以達軍。

情。

英泊金岸兵船。駕礮十七尊者一號。十四尊者二號。十尊者三號。六尊者一號。五尊者一號。四尊者四號。

中國臺灣地方。生番滋亂。生番種類數十。大概有三。牡丹等社。恃其悍暴。刦殺爲生。皆不畏死。是曰兇番。卑南埔裏一帶。居近漢民。略通人性。是曰良番。臺北斗史等社。雕題勞面。向不外通。屯聚無常。種落難悉。獵人如獸。雖社番亦懼之。是曰王字兇番。臺地延袤千有餘里。官吏所治。祇濱海平原三分之一。餘皆番社。又有奸民積匪。越界潛蹤。互相構煽。日肆焚殺。福建大吏遣兵討之。

德國以蘇魯島土人。虛遇德商。迺於亞細亞沿海。增置兵船以鎮之。

秘魯各國助古巴

俄窺圖耳齊斯坦

陝回句結烏魯木齊等處回衆

南亞美里加洲秘魯克倫比亞等國。向屬日斯巴尼亞。生聚日繁。遂背日斯巴尼亞。而自王其國。聞古巴倡亂。與日構兵。皆集資以助古巴。

俄將軍考甫曼。遣人窺圖耳齊士坦四隅之界。告於俄廷曰。東南境接伊犁。界畫天山。天之所以限南北也。惟東南隅平原廣漠。浩浩無垠。應以波斯北境。及現度庫什山爲界。其度分南北十緯。東西二十經。居民約二百萬。俄人寄籍者約三萬人。物產甚富。此地征戰頻年。論者謂得不償失。數十年後。田土闢。生聚繁。當有享其利者。

中國陝回大股句結烏魯木齊瑪納斯昌吉古牧地等處賊衆。分撲沙山子沙灣地方。攻破村堡。中國將軍榮全派令福珠哩帶隊應援。馳抵沙灣。賊衆聞風遁去。統領徐學功一軍在下馬橋。與賊久待。賊衆兵單。盼援甚

張曜開墾哈
密

急。榮全所部馬步防勦不敷分布。欽差大臣左宗棠奏令張曜金順額爾慶額各軍分起出關。

中國統領嵩武軍廣東提督張曜軍進哈密。就荒蕪地畝開墾。以益軍食。哈境荒地極多。纏回見存者不過二三千人。尙多無力耕種者。除哈密大臣兩軍已種之地。及回民自行耕種外。荒地尙數萬畝。張曜令軍士儘力墾耕。以盡地利。

俄約各國會
議公法於比

俄國約歐洲各國。遣使至比利時。會議萬國公法。具稿七十條。類分爲四。一議防禦攻守之術。二議安置無罪之民。三議軍民背約之罪。四議凌虐俘囚。及輕用火器。濫及無辜之禁。

法國與意大利。夙爲盟好之國。近以事涉教人。法必極力袒庇。意故曠德。

法窺越南

而與法爲仇。法與日斯巴尼亞亦夙爲盟好之國。近以教人之助湯高祿也。法亦從而助之。故日亦與法爲仇。

法南境土郎埔頭。調集兵船。並精兵數隊。泝瓊洲洋入富良江。直逼越南東京路。其地與廣西鎮南關接壤。

按啓釁之由。以法員入境窺伺。爲土人所誅。刻以報復爲名。實欲割其內地。果爾。法既據其西疆。又謀削其北壤。履霜之漸。至於堅冰。有國者宜知所慮矣。

日斯巴尼亞北境。湯高祿餘黨。以開花彈環攻比爾波亞城。比爾波亞環城多礮臺。亦重鎮也。

湯高祿餘黨帥衆四千圍三覃得城。大索民財二百萬立薩他。許以全數。